

fengcun de jiyi

封 耘 的 记 忆



杨风军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风军，汉族，1964年8月出生，生于宁夏固原。现任固原市文联副主席，《六盘山》副主编。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固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中国廉政文化》《朔方》《佛山文艺》《六盘山》《鹿鸣》《黄河文学》《纪检监察报》《宁夏日报》《新消息报》《固原日报》《银川晚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百余万字。编著《固原历史文化丛书》之一卷《固原文学艺术》。有散文入编各级各类年度选本。

fengcun de jiyi

封 村 的 记 忆



杨风军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封存的记忆 / 杨风军著. — 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80764-833-8

I. ①封…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6643 号

封存的记忆

杨风军 著

责任编辑 柳毅伟 贾珊珊

封面设计 王文婷

排版制作 王文婷

责任印制 刘 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固原博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170 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8357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4-833-8/I·29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从故乡出发

事实上,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时光中,不管离开故乡走多远,事业干多大,交际有多广,但起点大致都是一样的,都是因外面世界的诱惑,便在某个早晨或午后,打点行装,迈动双脚从故乡出发。

在16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阳光将另一个我剥离后,我追逐我的影子,沿着那条熟知的连接外面世界的路,心中怀着一种梦想,选择距离故乡有一段距离的师范,开始了一种新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我努力想把时光雕琢成知识,封存在记忆之库,预料中,我被时光贴上了标签。三年之后,我转身回到故乡,从此,我的身份发生了微弱变化,不再是农民,而成了一名教师。

17年之后的春天,我在一件风雪大衣包裹中,依然沿着那条路,来到了我现在工作的单位,好在我所从事的事业和个人爱好相互包容,这也就有了我笔下的这些文字。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对生命的感受,都要通过一个独特的场景,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灵魂深处,都有着那样一个地方,它让你看到你在这个世界最初的模样,看到你与这个世界最初关系的缔结和形成。但我明确而且固执地认为,一个人如果选择以文字作为表达方式,那么,他的作品,往往

是和他的生活背景分不开的。正如王剑冰老师给一个散文作家作品集所作的序中所说的：“很多优秀的作家，都会有这样一个‘后院’。鲁迅的‘后院’是‘百草园’，萧红的‘后院’是‘有着倭瓜、打碗碗花的小菜园’。所以，一个作家有了这么一个‘后院’，便是她的财富了，享受不尽的财富……”

多年来，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中，我深谙大家的训示：“文学的创作源于对生活的深切感悟和悉心品读，在主体与客体的‘对话’和‘交流’中，情的抒发油然而生。”《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钟嵘《诗品》中有：“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的确是这样，我的散文中，有很多来自“后院”中触景生情的元素。

曾经有一个编发过这本集子中好多篇文章的朋友火会亮对我的文字是这样评价的：“故乡，故土，故人，这一切在杨风军的散文创作中占据了很大份额。他身体力行坚守‘文如其人’的古训，于现代生活中梳理自己纷繁的思绪。温厚平和的文字和淳朴家常的叙写常令我们有‘回到家乡’的美好感觉。”可见，故乡之于一个人是多么的神奇。

就这样，在不惑之年的某一天，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季节，是什么触动我整理这些文字，但我强烈地感受到，对那个后院，以及后院里的人事物影，渐行渐远的羊圈、牛棚、狗窝、鸡舍，和被时光风蚀的土堡、矮墙等，我是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怀想……

楊風軍
2012年6月

目 录

自 序 从故乡出发



母亲的舞台	003
父亲·香烟·衬衫	006
一捆带露的白菜	008
魂归山野	010
难忘旅途情	014
母亲的荣誉	016
空巢	018
中秋郊野的思念	022
那个飘雪的黄昏	024
妈妈的葱花面	027
永远的牵挂	029
父亲的树	031
头枕庙山	035
人间温情	038
抵达心灵的教诲	041

跑龙套	044
三百年前的那场雪	046
封存记忆	049

故土事物

西海固草木四章	053
故乡的高房子	055
永远的向日葵	058
童年的风车	060
无名的疼痛	062
故乡物影,或独白	066
秋日喁语	069
深深的巷道	070
父亲的纳税情结	072
家乡的冬天	075
感念故土	077
乡村故音	082
生命的震撼	085
榆树的风格	087
生命属土	089
泯灭的悲哀	091
生命的家园	093
海棠花祭	098
山坡上的那片莽	100

表达感悟

被时光擦亮的图腾	105
牧心	108
灵魂的乐园	110
感悟	112
一件根雕	113
静夜随感	115
荒漠岌岌	117
潇洒地走	119
冬猎	120
永远的诚信	123
生命的碎片	125
草山	128
效仿智者	131
善待心田	134
像河流一样	137
刻入一座石碑中的时光	140
清澈的琴音	144
它们是开启心智的钥匙	147
时光,总不经意地流淌	150
独处深秋	158

山水成像

千年慨叹	163
神奇的火石寨	167
江南印象	169
永远的长怀井	171
须弥佛语	174
沈园思绪	177
牧心胭脂峡	180
孤峭白云寺	183
泾河之石	186
彭阳的春天	189
山水有情	192
沿着河流	194
烟火凤凰	197
 后 记	 203

人间亲情



母亲的舞台

父亲·香烟·衬衫

一捆带露的白菜

魂归山野

难忘旅途情

母亲的荣誉

空巢

中秋郊野的思念

那个飘雪的黄昏

妈妈的葱花面

永远的牵挂

父亲的树

头枕庙山

人间温情

抵达心灵的教诲

跑龙套

三百年前的那场雪

封存记忆



在我生命成长历程中

我以为亲情是一种

特殊的阳光……

母亲的舞台

母亲是西海固许许多多普通妇女中的一员，是典型的农家妇女。她虽不是演员，却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上演一幕幕真真切切的人间沧桑。

在鸡鸣拉开夜的幕布后，母亲便自然地出台，走出家院，沿着沟通和连接远远近近的风景及往复更替一年四季的小路走向田野，开始在苍穹之下，大地之上的舞台空间舞动。弯腰举手间展现出生动，抹汗喘息间透出坚韧。

虫鸣鸟语为她伴奏，炽热的太阳给她照明。

所有的农具都会成为她得心应手的道具。舞锹挥镰如愚公一样将生活中的苦难大山铲平，把一天天、一年年的光阴收割。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母亲小心翼翼地摘下含乳入睡的儿女，借着月光在田间地头劳作，在山坡麦浪起伏的寂静中蠕动，那是怎样一幅引人深思的剪影呢？

成长的经历中，我是一个痴迷于母亲的观众，我被母亲的言行哺育，我惊叹母亲在人生大舞台上的超常魅力，但更感动她在生活小舞台上的精彩发挥。

我是食人间烟火长大的，我无法忘记母亲举炊烹饮间的那种潇洒。

在西海固农村，依然延续着古老的起居习俗：筑墙为院，砌灶为家。于是，在村庄偌大的空间，用黄土隔出很私人化的一隅，因此，家





便成了泊息的港，连通着大千世界。

从我省事时，我就亲眼目睹和感受着母亲用自己博大的爱和炽热的情温暖起来的农家院落中的悲欢。

那绝对是一种刻骨铭心。

那绝对是一种穿透皮肤地渗透。

那是中华文明中五行学的完美体现。

锅、碗、瓢、盆、桶，金、木、水、火、土齐齐相遇，撞击出和谐与温馨。

三尺灶台垒起的舞台间，母亲俯着一张被旺腾炉火映亮、被喧软蒸汽濡湿的脸，在木窗格透过的熹微晨曦与浓稠暮色中忙碌。披一身年深日久的烟尘，将柴薪、秸秆填入灶膛。一束束喧腾的火苗舔着锅底，于是生活的信念像橘红色的火焰在眼前袅娜地闪耀，升腾。

在缺吃少穿的岁月中，母亲却能用有限的白面、清油调制出极为可口的食品。每每看到她将瓶中的清油滴入铁勺，然后将铁勺伸进灶膛的一瞬，我就会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香气将心包裹。那香，如久旱的禾苗喜逢雨水似的爽润。好多年之后，我恍然明白，那是母亲为儿女滋润苦难生活时所变幻的化苦难为香气的一种魔术，那湿漉漉的香气中充盈着人生的自信和神往。

一碗香气四溢的葱花面使我终生难忘。

一笼甜甜的榆钱饭令我垂涎至今。

一叠微微发麻的洋芋饼梦中还飘着诱惑……

在“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农家，一日三餐是富裕人家掌柜子的福分，在普通百姓眼中那是一种奢侈，尽管那只是一两颗微不足道的冒着热气的荷包蛋或是加了点白沙糖后冲开的一碗奶粉，但在我的记忆深处，在苦难的岁月中，母亲曾用这两种什物孝敬过公婆、侍奉过父亲，滋润过儿女。那蛋是母亲喂养的鸡生的，那糖与奶粉是母

亲用喂养的猪换来的钱买的。虽然这什物在现在不是什么稀罕物，但那种浸润过灵魂的香甜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泯灭。

回望岁月，我时刻被母亲在属于她的小舞台上将平铺直叙的日子调配得山高水长而慨叹。

一年的日子有阴有晴，一年的收成有丰有薄。不一样的五谷，母亲有不同的调配方法，或蒸或煮或炒，样样可口；不一样的蔬菜，母亲有不同的腌制手段，或腌或泡或拌，样样入味；不一样的年景母亲都用一样的心思应对。举炊烹饮间，将日月随心所欲地拉长或缩短，将光阴调配得五彩缤纷、团团圆圆。

母亲虽然没有得到过掌声和鲜花，但她无论在苍穹之下，大地之上的大舞台上，还是在房中三尺灶台的小舞台间，都会将人生谱写成一首清凉的田园诗或温热的家园诗，那诗读来令人生发百般的滋味与念想。

在离开乡村的日日夜夜，当城市的灯火像天上的群星日益繁密的时候，我站在远离乡村的空中楼阁的窗口眺望被烟熏火燎过的日子。我的眼前晃动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和那一缕缕袅袅悠悠的淡蓝色炊烟。我的耳畔再次响起母亲温婉却极具穿透力的呼唤。我的心头一阵热，不由自主地合双手于胸前向上苍祈福……





父亲·香烟·衬衫

写父亲的念头动了几次,却不敢轻易提笔。我怕碰触那根情弦,拨动那令人难以平静的心曲;我怕笔下苍白的文字,无力承受那份太重的情感。于是,我视野的春夏秋冬悄然浮现出被岁月的风雨已经濡湿了许许多多的记忆,浮现出父亲那有些昏濛的眸子里骤然闪亮的火花……

听人说,民国二十八年的冬天,马匪又来抓壮丁,丁额摊派到我家。那时,有钱家户可以用银元买丁,一个丁要三十块银元。我家穷得叮当响,只好让长父亲六岁的三伯去当兵。那年,父亲十四岁,给邻村地主家放羊。他听到这消息,天色尚早就把羊赶进圈。还没争得家里人的同意,就独自冒着凛冽的寒风跑到乡公所谎报年龄把三伯换出来。从此,他便开始异地他乡的生活。在马家队伍里没呆上一月,就逃走了。父亲不敢回家,便四处漂泊,不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战南北,渡江抗美,保家卫国。

其实,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一直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一生最显赫的荣耀算是有几本压在黑色的老式柜底的红色绒皮证书。那时,妈妈经常把诱人的白面馍馍放入柜里专供爷爷享受。趁家里大人没在时,我便和哥哥偷偷地拿来放在瓦罐背后的那串钥匙小心地开柜,取出一点分享,然后从柜底翻出那几本红色证书把玩,爱不释手。

父亲的名字曾一度在故乡平淡的日子中被人们传颂,因为他在大跃进中又荣得一本红皮证书。后来我打开那本证书,见上面写着“施工

能手”的字样。然而,这一切像是瞬间即逝的火花顷刻便被人们遗忘。

多少个夜晚,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妈妈缝补那件父亲穿了十年之久的衬衫,一边补一边絮絮叨叨:“破成这样了,还让补,连针线都带不住了。”父亲爬在炕上一声不吭,只是一个劲儿地吸那呛人的老旱烟……

父母好不容易把我们姊妹六个拉扯成人,可长大的儿女如同羽毛丰满的燕雀飞出这个温暖的“巢窝”去做各自的事,陪伴他们的只有寂寞。儿女们记起了便隔三岔五地回来看望,但都总是来去匆匆。

八三年九月,我第一次领到工资,上街去买了一条“茶花”,到商店选购了一件灰色衬衫。踏上初秋的故土,一种温存抚摸着。路上一张张熟悉不熟悉的面孔与我记忆中的父老相比都饱满了许多。

回到那个我熟悉的农家小院,父亲正在葱绿的葡萄架下忙活,见我回来了,停下手里的活儿,长久地注视着我。

晚上,我从包中取出那条烟,打开,十分虔诚地给父亲点燃一支。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好久好久,那淡蓝色的烟雾才从他鼻孔中悠悠飘出。“嗯,好烟。”然后将剩余的全部都交与母亲封存于柜底。我又拿出衬衫让他换。他接过衬衫,两滴热泪从他的眼眶溢出,顺着古铜色脸颊滚动。此时,我格外真切地体味到了什么是父子之情,心空滋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后来,听母亲说,我买的那条烟,父亲根本就没舍得抽,家里来了客人,他便从柜底拿出让品尝,在袅袅飘散的烟雾中,不无荣耀地夸赞我的孝心。那件衬衫只有出远门或远村近邻家过事时他才穿。至今,那件衬衫还好好的。

我家的航船曾搁浅在苦难的沙滩上,父亲硬是一步一步地拉到红火的彼岸。腰压弯了,背累驼了,头发被岁月的风霜染白了,然而,他至今仍是这条航船的舵手。

